

交頸而靡順怒則分背而踉蹌而馬之知
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

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圍
扼驚曼說衡竊纏

疏衡較前橫木也扼又馬頸木也月題額

上當顯形似月者也介攝也倪睥睨也圍

曲也驚抵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

之真知唯欣放逸不求服飾豈慕榮華既

而加以月題齊以衡扼率乎天性不任困

苦是以謫詐萌出睥睨曲頭綏扼抵突御

八竊樂即盜脫籠頭詭術乃吐出其勒良

由乖損真性所以矯偽百端者矣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註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

作者

疏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

過分即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歸伯樂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舍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註此民之真能也

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

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夫行

道之時無為之世心絕緣慮安居而無所

為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

熙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

而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踈跂好知爭歸

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註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疏夫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仁

義令企慕以慰心靈於是始踈跂自矜好

知而興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噫

聖迹之過者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何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

緘膝固高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疏胠開篋箱囊也攝收緘結膝繩也高關

鈕也鑄鑄鑄也夫將為開箱探囊之竊發

匱取財之盜此蓋小賊非巨盜者也欲與

守備其法如何必須收攝箱囊結繩約

堅固為鑄使不侵藏此世俗之淺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

膝高鑄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

註知之不足恃也如此

疏夫攝緘膝固為鑄者以備小賊然大盜

既至負揭而趨更恐繩約關鈕之不牢向

之守備誠為盜資是故俗知不足可恃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道

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疏大體道大賢言無的當將欲顯忘言之
理故曰試論之曰夫世俗之人知謨淺近
顯迹之聖於理夫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為
賊之聚積雖故官世翻為盜之守備而信
有不為者欲明豈有不為大盜積守乎言
其必為盜積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發明義旨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畧之
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疏齊即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達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百姓殷實無出三齊
是以雞犬即鳴吠相聞鄰邑即棟宇相望
罔畧布以事政源耒耨刺以脩農業境土
寬大二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諸侯耒耨
也耨鋤也

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
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疏夫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邑封土祠
曰社封稷祠曰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

言能吐生萬物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
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四
為邑又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
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鄭玄云二
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
百家為鄉也闔合也曷何也而四境之內
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勅堯舜
以辯聖人立邦國之法則也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

○註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
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
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
而為人守之也

○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是敬仲七世孫
初敬仲適齊食采於田故改為田氏魯哀
公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
平至于郎邪自為封邑至恒曾孫太公和
遷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於齊侯自敬仲
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威王三世
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

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
之

○註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

○疏田恒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智故得諸
侯是知仁義陳迹適為盜本也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疏田恒篡竊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而位
忝諸侯身處唐虞之安樂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疏子男之邦不敢非跋伯侯之國詎能征
伐遂胤胄相繫宗廟遐延世歷十二俱如
前解

○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
盜賊之身乎

○註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為全當之具
疏揚仁義以竊國資聖智以保身此則重
舉前文以結其義也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疏重結前義以發後文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以暢其旨也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長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註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

○疏龍逢姓關夏桀之賢臣為桀所殺比干王子也諫紂紂剖其心而視之長弘周靈王賢臣說死云晉叔向之殺長弘也長弘數見於周因群遺書長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氏謂君曰此長弘也乃殺之胞裂也亦言胞裂腸靡爛也碎也言子胥遭戮浮屍於江令靡爛也言此四子共有忠賢之行而不免于戮刑者為無道之人恃君人之勢賴聖迹之威故得蹈頓忠良肆其毒害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

疏假設跖之徒類以發問之端

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疏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往非道道之所在具列下文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註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為盜資也

○疏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賊起安心斟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故言聖也戮力同心不避人禦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交不顧性命出競居後豈非義也知可則為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凶吉往必克捷是其智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分物均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智仁也夫為一盜必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不成是知無聖智而成巨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疏聖人之道謂五德也以向如是以理觀

之為善之徒不履五德則無由立身行道

盜跖之類不資聖智豈得行其盜竊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註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

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群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

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

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

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

○疏夫善惡二塗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廉

繫著名盜跖恣貪殘取利然盜跖之徒甚

衆伯夷之類蓋寡故知聖迹利益天下也

少而損害天下也多

故曰胥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

而大盜起

註夫竭胥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

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

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

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
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効聖法則天下吞
聲而聞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
其大盜者也

疏春秋左傳云胥亡齒寒虞虢之謂也邯

鄆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
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
之胤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今送酒以失
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
王怒與兵伐魯梁惠王恒欲伐趙畏魯救
之今楚魯有事梁遂圍邯鄲而邯鄲圍亦
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
然也

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註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
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
所以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
而彼森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
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疏拊打也聖人猶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

萬物道濟天下今言拊擊者亦貶斥仁義
絕聖棄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故縱舍
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
盜不起

註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
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
去欲不在彰聖知

猶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豈得措意必至
之宜死息也
天下平而無故矣
註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疏故事也絕聖棄智天下太平人歌擊壤
故無有為之事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
是重利盜跖也
註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
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疏若夫淳樸之世恬悛無為物各歸根人

皆復命直待教述而後冥乎及至聖智不
忘大盜斯起雖復貴聖法治天下無異重
利盜跖何者所以夏桀肆其害毒盜跖肆
其貪殘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夏
桀豈得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何能擁
卒數千橫行天下所資既重所利不輕以
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為之
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
以信之則弁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
之則弁與仁義而竊之

註小盜之所因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
疏斛者今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鈗
也衡稱錘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
為兩片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契也璽
者是王者之玉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
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恩被蒼生循宜作則
所以育養黎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
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
用之以竊齊國豈非害於小賊而利大盜

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疏鈎者腰帶鈎也夫聖迹之與本懲惡勸

善令私竊鈎帶必遭刑戮公劫齊國讎獲

諸侯仁義不存無由率眾以此而言豈非

竊聖迹而盜國邪何以知其者假問也彼

竊以下假答也

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

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

弗能禁

註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

禁盜然大盜者又遂而竊之則反為盜用

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

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

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

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鈎

者也

疏遂隨也勸勉也禁止也軒車也冕冠也

夫聖迹之設本息姦表而田恒遂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璽悉共有之誓揭諸侯安然南面胡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大曰鉞又云黃金飾斧

此重利益距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註夫距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

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

不在重聖也

疏盜距所以擁卒九千橫行天下者亦賴

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爾乎是知驅

馬掠人不可禁制者原手聖人作法之過

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註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用則為盜資故

不可示人

疏脫失也利器聖迹也示明也魚失水則

為物所傷禽利器示人則為人所執故不

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註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

疏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

非所以明天下也

註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疏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揖讓于戈行藏

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執而行者必

致其弊即燕魯白公之類是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註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

疏棄絕聖智天下之物各守其分則盜自

息

趙玉毀珠小盜不起

註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

疏藏玉於山藏珠於川不貴珍寶豈有盜

濫

焚符破璽而民扞鄙

註除矯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

疏符璽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

故焚燒毀破可以反撲還淳而歸鄙野
培斗折衡而民不爭

註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疏斗衡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
竊譌為盜資培擊破壞合於古人之智守

故無忿爭

彈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註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
也

疏彈盡也殘毀也聖法謂五德也既殘三

王又毀五帝遠廬威盡芻狗不陳忘筌忘
蹄物我冥極然後始可與論重妙之境議

道德之遐也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管曠之耳而天下始
人舍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

天下始人舍其明矣

註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
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
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舍人舍其真
也

疏擢拔也鑠消也等形與笙相似並布管
於匏內施簧於管端瑟長八尺一寸闊一
尺八寸二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淫宮徵

慕師曠之聰目滯玄黃希離朱之視所以
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既而拔管絕絃銷金

絕緯毀黃華之曲棄白雪之歌滅黼黻之
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效之

端塞管曠之耳去亂群之帥然後人皆自
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恣

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張無為之

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
和平萬物同德率已聞見故人舍其聰明

舍懷養之謂

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擡工倕之指而天下始
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註夫以蜘蛛結蟧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

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
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
者使能方者為方圓者為圓各任其所能
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眾技

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
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
擢也

疏鈎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倕是堯工人作
規矩之法亦云舜臣也擢折也割也工倕

稟性機巧運用鈎繩割刻異端述作規矩
遂令天下黔黎誘然放効舍已逐物實此

之由若使棄規絕繩擢割倕指則人師分
內咸有其巧譬猶蜘蛛網蟧丸豈關於企人

事若天機巧也事出老經

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擢棄仁義而天下
之德始玄同矣

註去其亂群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
於玄德也

疏削除也鉗閉也擢却也玄原也道也曾

參至孝史魚忠直楊朱墨翟稟性宏辯彼
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已効
物由此亂群失其本性則除忠信之行鉗
閉浮辯之口擢去覺慧之仁棄擲踐歧之
義於是物不喪其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

與玄道混同也

彼人舍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舍其聰則天下不累矣

疏鑠銷散也累憂患也只為自銜聰明故

憂患斯集使蒼生顛化而銷散也若能舍抱聰明於內府而不銜於外者則物皆適樂而無憂患也

人舍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舍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疏若能知於分內養德而不蕩者固當覆環中之正道游寓內而不惑豈有倒置哀僻於其間哉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倭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煖亂其天下者也

註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為亂主矣

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

疏以前數子皆稟分過人不能韜光匿耀而揚波混俗割名於表立德於外引物從已炫耀群生天下亡德而不反本失我之

原斯之由也

法之所無用也

註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眾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眾耳無不聰士不過於所能故眾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群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疏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妙也而曾史之徒以己引物既無益於當世讎有損於將來雖設此法終無所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註足以紀要而已

疏已上十二氏並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不知指次第前後刻木為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淳樸故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甘其食美其服

註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多靡則無時慊矣

樂其俗安其居

疏止分故甘去華故美混同故樂恬淡故安居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註無求之至

疏境邑相比相去不遠雞犬吠聲音聞相接而性各自足無求于世卒于天命不相往來無為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疏無欲無求懷道抱德如此時也豈非至哉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手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

疏羸糧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為教責此

文近使物學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領
舉足速適他方軌轍交行足跡所接裹糧
負販不憚千里內則棄親而不孝外則去
主而不忠至治之迹遂致斯弊也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註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
疏尚至治之迹好治物之智故致斯也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疏在上君王不能無為恬憺清虛合道而
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故大亂也老君云
以知治國國之賊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出其所由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
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
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註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
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
知任知無妙也
疏網小而柄形似畢星故名為畢以繩繫

箭射謂弋罟罾皆網也筍曲梁也亦筌也
削格為之即今之鹿角馬槍以繩末羅落
而取獸也且罟免網也既以智治於物寧
無沸騰之患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
惑於辯矣

註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
以逐多則迷也

疏智數詐偽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骨稽
也亦姦黠也解垢詐偽也夫骨稽堅白之
智誦說同異之譚諒有虧於真理無益於
世教故速觀譬於若訥愚俗惑於小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每每昏昏貌也夫忘懷任物則宇內清
夷執迹用智則天下大亂故知上下昏昏
由乎好智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
知者
註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効人
而不止其分也

疏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知者分外也舍
內求外非惑如何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善者
註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疏所不善者桀跖也所以善者聖迹也盜
跖行不善以據東陵田恒行聖迹以竊齊
國故藏穀業異亡羊趣同或桀跖行殊損
性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不善誠
未足定也

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喘受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
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註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
能搖蕩天地運御群生故君人者胡可以
不忘其知哉

疏是以仍上辭也只為上來用智執迹故
天下大亂恃亂也燦銷也墮壞也附地之
徒曰喘奕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
夫執迹用智為害必甚故能鼓動陰陽搖
蕩天地日月為之薄蝕山川為之崩竭炎

涼為之愆，欽風雨所以不時飛走，水陸夫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恬無為而悅夫噍噍之意，噍噍已亂天下矣。

註噍噍以已誨人也。

疏自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種種淳樸之人，役役輕黠之貌，釋廢也，噍噍以已誨人也。夫上古至淳之世，素樸之時，像園天而清虛法方地而安靜，而為族同禽獸之無知，遠乎散澆去淳，離道背德而五常聖迹已彰，三代用知更甚，舍淳樸之素士，愛輕黠之佞夫，廢無欲之自安，悅有心之誨物，已亂天下，可不悲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卷六

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三

河 南 郭 象 註

綠七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註宥使自在則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為上之所為，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為而任物之自為也。

疏宥寬也在自在也，治統馭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謐若立，教以馭蒼生，物失其性如伯樂治馬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疏性者稟生之理，德者功行之名，故致在宥之言以防遷淫之過，若不任性自在，恐物淫僻喪性也，若不宥之復恐劫他其德遷改也。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註無治乃不遷淫

疏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有政不及無政有為不及無為。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苦其性是不愉也

註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夫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長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疏恬靜也，愉樂也，瘁憂也，堯以德臨人，歌擊壤乘靜性也，桀以殘害於物，物遭憂瘁，乖其愉樂也，堯桀政代斯異，使物失性均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註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疏堯以不恬准人桀以不愉取物，不合淳和之性，欲得長久天下未之有也。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